第44卷 第1期
2007年1月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Vol.44, No.1
Jan. 2007

明清易代与《圆圆曲》

王炎平

(四川大学 历史系，成都 610064)

摘 要：吴梅村《圆圆曲》，作于明清易代期间。历来论者，皆以"冲冠一怒为红颜"为讥刺吴三桂，虽然不误，却不免失之皮相。结合明清之际史实读《圆圆曲》，互相参证，诗人创作之幽怀孤抱乃得昭然：盖借圆圆之遭际，抒兴亡之悲恨，于当日民族之劫难作沉痛之反思，表层刺吴讽陈，深层刺清，于崇祯帝自杀弃国之不智，深致惋惜，并责及李自成军之"荒宴"，故不能承担内安外攘之历史责任。诗人的立场是民族的立场，而非仅明朝遗民的立场。

关键词：明清易代；圆圆曲；吴三桂；崇祯帝；李自成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7)01-0081-07

从1644年4月清军入关，到1664年8月川东抗清义军失败，为明清易代时期。吴梅村《圆圆曲》创作时间，学界说法不一。但无论是顺治元年(1644)说，顺治七年(1650)或八年(1651)说，还是顺治十六年(1659)说，皆在明清易代期间。历来论者以"冲冠一怒为红颜"为全篇点睛之句，诚然不误。但仅视此诗为讽刺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乃是"为红颜"而不是为"君亲"，则犹是皮相之见。赵翼《瓯北诗话》谓："梅村身阅兴亡，时事多所忌讳，其作诗命意，不敢显言。"又，郑方坤《梅村诗抄小传》谓："其诗词乐府，故国旧君之思，流连言外。……所作……铺张排比，如李龟年说开元天宝遗事，皆可备一代诗史。"

梅村既意在以诗存"多所忌讳"之史，则其取此重大历史题材为诗，必有深微之旨趣存焉。兹篇因以明清之际史实与《圆圆曲》相参证，互相发明，重新诠释此诗，并评论明清易代中相关重要历史人物。

一

《圆圆曲》曰：

鼎湖当日弃人间，破敌收京下玉关。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红颜流落非吾恋，逆贼天亡自荒宴。电扫黄巾定黑山，哭罢君亲再相见。相见初经田窦家，侯门歌舞出如花。许将戚里箜篌伎，等取将军油壁车。家本姑苏浣花里，圆圆小字娇罗绮。梦向夫差苑里游，宫娥拥入君王起。前身合是采莲人，门前一片横塘水。横塘双桨去如飞，何处豪家强载归？此际岂知非薄命，此时只有泪沾衣。熏天意气连宫掖，明眸皓齿无人惜。夺归永巷闭良家，教就新声倾坐客。坐客飞觞红日暮，一曲哀弦向谁诉？白皙通侯最少年，拣取花枝屡回顾。早携娇鸟出樊笼，待得银河几时渡？恨杀军书抵死催，苦留后约将人误。相约恩深相见难，一朝蚁贼满长安。可怜思妇楼头柳，认作天边粉絮看。遍索绿珠围内第，强呼绛树出雕栏。若非壮士全师胜，争得蛾眉匹马还？蛾眉马上传呼进，云鬟不整惊魂定。蜡炬迎来在战场，啼妆满面残红印。专征萧鼓向秦川，金牛道上车千乘。斜谷云深起画楼，散关月落开妆镜。传来消息满江乡，乌桕红经十度霜。教曲伎师怜尚在，浣纱女伴忆同行。旧巢共是衔泥燕，飞上枝头变凤凰。长向尊前悲老大，有人夫婿擅侯王。当时只受声名累，贵戚名豪竞延致。一斛明珠万斛愁，关山漂泊腰肢细。错怨狂风颺落花，无边春色来天地。尝闻倾国与倾城，翻使周郎受重名。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君不见，馆娃初起鸳鸯宿，越女如花看不足。香径尘生鸟自啼，屧廊人去苔空绿。换羽移宫万里愁，珠歌翠舞古梁州。为君别唱吴宫曲，汉水东南日

收稿日期：2006-08-26

作者简介：王炎平，男，四川省峨眉山市人，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

夜流。

首句"鼎湖当日弃人间",字面上是写崇祯帝之死,然"弃"字深堪玩味。盖崇祯帝本意是以死殉国。殉国是与明之天下偕亡而非弃明之天下而去,故非是弃国。诗人于此下一"弃"字,是不以崇祯帝自缢为然。《明史·流贼传序》评论崇祯帝之死:"宗社倾覆,徒以身殉,悲夫!""徒"在此处,无论作"只、但"讲,还是作"徒然"讲,均含惋惜意。原来,当李自成进军北京时,朝廷上曾有南迁及请太子监国南京之议。《明史》卷24《庄烈帝纪二》载:(崇祯十七年二月)丁亥(二十八日),诏天下勤王。命群臣上战守事宜。左都御史李邦华,右庶子李明睿请南迁及太子抚军江南,皆不许。……三月庚寅(二日),贼至大同。……辛卯(三日),李建泰疏请南迁。壬辰(四日),召廷臣于平台,示建泰疏曰:"国君死社稷,朕将焉往?"李邦华等复请太子抚军南京,不听。……癸卯(十五日),……贼遂入关(居庸关)。甲辰(十六日),陷昌平。乙巳(十七日),贼犯京师,京营兵溃。丙午(十八日),日晡,外城陷。是夕,皇后周氏崩。丁未(十九日),昧爽,内城陷。帝崩于万岁山。

如果从二月二十八日李邦华,李明睿提出南迁之议算起,到三月十九日京师内城陷落,其间尚有二十天的时间。即便从三月三日李建泰疏请南迁算起,也还有十六天时间。无疑,崇祯帝原是可以避免一死的。

又,同书《后妃传》载:

> (周)后性严慎。尝以寇急,微言曰:"吾南中尚有一家居。"帝问之,遂不语。盖意在南迁也。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暝,都城陷。帝泣语后曰:"大事去矣!"后顿首曰:"妾事陛下十有八年,卒不听一语,至有今日。"[1]卷114,3544

故崇祯帝当日并非非死不可。《小腆纪年附考》清世祖顺治元年六月"明(弘光)以徐世麒为吏部尚书"条记载:

> 李明睿之倡议南迁也,廷臣不能决。石麒(时落职居嘉兴)闻而叹曰:"胶柱死守,亦非臣子爱君父之道也。苟翠华南幸,各镇抚之兵腾勇奋发以谋恢复,亦不为无策,倘观望狐疑,至求迁不得,尚忍言哉!"[2]卷6,212

徐石麒责备廷臣不能力劝崇祯帝南迁,与周皇后埋怨崇祯帝"不听一语,至有今日",虽批评对象不同,但以死守危城为不智则同。王夫之《读通鉴论·玄宗二二》指出:

> 天子出奔以避寇,自玄宗始。其后代、德、僖三宗凡四出而卒返,虽乱而不亡。平阳之青衣行酒(西晋怀、愍),五国之囚系终身(北宋徽、钦),视此何如邪?《春秋传》曰:"国君死社稷,正也。"国君者,诸侯之谓也,弃其国,寓于他人之国,不得立宗庙,置社稷,委天子之命,绝先祖之祀,殄子孙之世,不若死之愈矣。诸侯之侯度固然,非天子之谓也。……天子者,天下之望也。前之失道而致出奔,诚不君矣;而天下臣民固倚以为重,而视其存亡为去就。固守一城,而或死或辱于寇贼之手,于是乎寇贼之势益张,而天下臣民若丧其首,而四支(肢)亟随以仆。以此为正,而不恤四海之沦胥,则幽王之灭宗周,元帝之斩梁祀,可许以不辱不偷之大节乎?天子抚天下而为主,都京师者,其择便而安居者尔。九州莫非其土,率土莫非其人,一邑未亡,则犹奉宗祧于一邑,臣民之望犹系焉,弗难改图以光复也。而以匹夫硁硁之节,轻一死以瓦解天下乎![3]卷22,784—785

王夫之在明亡以后,借唐事纵论历史,慨乎言之,其用意在于开释所谓"国君死社稷"之误。盖北京失守,明朝尚有大片江山在,世事尚有可为。故崇祯帝坚守危城,"徒以身殉",实为失计。而如果联系到清兵入关以后,数十年风起云涌之抗清斗争,因为没有一面足资号召天下的旗帜,不能形成团结一致的阵容,遂使清军能先后各个击破,就更不能不以崇祯帝"轻一死以瓦解天下"为深可憾恨了。吴梅村当顺治七年或八年写作《圆圆曲》时(从冯沅君说),清政权已经初步巩固,南方抗清力量仍在艰难奋斗,当此之时,诗人于崇祯帝之不当殉国而殉国,自不能不扼腕痛惜。此"弃"字之深意也。

二

崇祯帝死,李自成入京。但李自成能攻占北京,却不能守住北京。"破敌收京下玉关",写吴三

桂击破李自成军进而"收京"。但吴实无力破李,他是降清并引清兵入关才得以"破敌收京"的。《明史·流贼传》载:

> 初,三桂奉诏入援,至山海关,京师陷,犹豫不进。自成劫其父襄,作书招之,三桂欲降。至滦州,闻爱姬陈沅被刘宗敏掠去,愤甚,疾归山海,袭破贼将。自成怒,亲部贼十余万,执吴襄于军,东攻山海关,以别将从一片石越关外。四月二十二日,自成兵二十万,阵于关内,自北山亘海。我兵(清兵)对贼置阵,三桂居右翼末,悉锐卒博战,杀贼数千人,贼亦力斗,围开复合。战良久,我兵从三桂阵右突出,冲贼中坚,万马奔跃,飞矢雨堕,天大风,沙石飞走,击贼如雹。自成方挟(明)太子登高冈观战,知为我兵,急策马下冈走。我兵追奔四十里,贼众大溃,自相践踏,死者无算,僵尸遍野,沟水尽赤。自成奔永平,我兵逐之。三桂先驱至永平。自成杀吴襄,奔还京师。[1]卷309,7966—7967

又,《清史稿·诸王传四·睿忠亲王多尔衮》载:

> 《四月》己卯,至山海关。三桂出迎,王慰劳之,令所部以白布系肩为识,先驱入关。……既成列,令三桂居右翼后。搏战,……师无不一当百,追奔四十里,自成溃遁。王即军前承制进三桂爵平西王。……五月戊子朔,师次通州。自成先一日焚宫阙,载辎重而西。王令诸王偕三桂各率所部追之。[4]卷218,9024—9025

对照史实看诗句,吴三桂后面站着清政权。不是吴"破敌收京",是清得吴之助"破敌收京"。主子和主力是清,吴是奴才,也是助力。"收京"以后,据有北京的,是清。吴奉多尔衮之命,随清军追击自成,继续效犬马之用。这是明清易代的关键之役,吴之为民族罪人,即因此举铸定。

"恸哭六军皆缟素",谓吴军为崇祯帝举哀。《清史稿·世祖纪一》载:

> (五月)己丑,大军抵燕京,……睿亲王多尔衮入居武英殿。……辛卯,令官吏军民为明帝发丧,三日后服除。礼部太常寺具帝礼以葬。[4]卷4,86

故"缟素""恸哭"者,为奉清政权之命之一切官吏军民。当时,吴三桂以为崇祯帝复仇为名引清军入关,清亦以为明朝复仇为名征服全中国。此句表面写吴,实则写清。

"冲冠一怒为红颜":直揭吴三桂"破敌收京"乃为"红颜",而非明朝,故"恸哭""缟素"实为欺世。此为全篇诗眼,故历来皆以此诗为刺吴之作。但制造为明朝报仇谎言的主要是清。获得"破敌收京"战果从而君临全中国的,也是清。故刺吴的背后,是刺清。

当梅村在清初写作《圆圆曲》时,写下"冲冠"一句,不仅需要有识见,尤其需要有勇气。《清史稿·诸王传四·睿忠亲王多尔衮》载多尔衮答吴三桂书曰:

> 闯流贼陷京师,崇祯帝惨亡,不胜发指,用率仁义之师,沉舟破釜,誓必灭贼,出民水火!伯(平西伯)思报主恩,与流贼不共戴天,诚忠臣之义。[4]卷218,9024

同传又载多尔衮致史可法书曰:

> 闯贼李自成,称兵犯阙,手毒君亲。中国臣民,不闻加遗一矢。平西王吴三桂,介在东陲,独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义,念累世之宿好,弃近日之小嫌,爰整貔貅,驱除狗鼠。入京之日,首崇帝后谥号,卜葬山陵,悉如典礼。……国家抚定燕都,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也。……诸君子果识时知命,笃念故主,厚爱贤王(弘光帝),宜劝令削号归藩,永绥福禄。朝廷当待以虞宾,统承礼物,带砺山河,位在诸王侯上,庶不负朝廷伸义讨贼,兴灭继绝之初心。至南州群彦,翩然来仪,则尔公尔侯,列爵分土,有平西之典例在。[4]卷218,9026—9027

故在当日,不惟吴三桂以明朝忠臣自诩,清亦褒奖并宣扬其为明之忠臣。然吴实非忠臣。崇祯十七年三月五日,诏封吴平西伯。六日,诏吴援京。然吴军日行仅 50 里。至丰润,京师已陷。故崇祯帝之死,吴不容卸责。当其缓进之时,已经无君。其后吴襄奉李自成之命招吴,吴即受命。此时吴已叛明。既闻陈圆圆被夺,吴又叛李降清。故吴一叛于明,再叛于李,而叛李降清,即为民族之罪人。吴缟素恸哭,是为了自饰,清则用心深

险。盖清虽乘方兴之锐势,究竟只是关外一少数民族之地方政权,无论在名义上,还是在实力上,均难胜任征服全中国之战争。以所谓"讨贼""复仇"为名,分化抗清力量,最大限度地诱劝明朝文武官员降清,并借助降清者之武力及影响力,乃清推进其民族征服战争之基本战略。而吴三桂则被清树为招降纳叛之"典例"。故吴三桂"恸哭""缟素",所贯彻的,乃是清的战略意图。明乎此,则梅村以"冲冠一怒为红颜"揭吴之伪,亦即揭清之伪。

清以为明朝复仇之说招降明官,获得极大成功。在北京如此,其后连年征战中亦复如此。《小腆纪年附考》清世祖顺治二年五月载南明降清官员钱谦益起草的檄文称:

> 自辽、金、元以来,由沙漠入主中国者,虽以有道代无道,靡不弃好而构衅,问罪以称兵,曾有以讨贼兴师,以救援奋义,逐我中国不共天之贼,报我先帝不冥目之仇,雪耻除凶,高出千古,如大清者乎!有肃清京阙,修治山陵,安先帝地下之英魂,臣子狱中之哀痛,如大清者乎!有护持我累朝陵寝,修复我十庙宗祧,优恤其诸藩,安辑其残黎,擢用其遗臣,举行其旧政,恩深谊崇,义尽仁至,如大清者乎!……凡我藩镇督镇,谁非忠臣,谁非孝子,识天命之有归,知大事之已去,投诚归命,保亿万生灵,此仁人志士之所为,大丈夫以之自决也。幸三思而早图之![2]卷10,370

此檄之作,意在谕令四方降顺清朝。基调是清入关伊始即定下的讨贼复仇之说。钱谦益以降臣讨好征服者,竭力加以发挥。在他笔下,清是"义尽仁至",而降清者皆为"忠臣""孝子""志士""仁人""大丈夫"。是非荣辱颠倒至于如此!这是清运用两手策略(征服及劝降)所取得的成功,也是叛降者们自我辩解,厚颜夸饰。在这种舆论下,引清入关的吴三桂,自然成为这群"大丈夫"中的带头羊,而后继仿效者遂绵绵不绝也。当日诸多极丑怪无耻之事,即在此种谬说下盛行于大批的官僚士大夫中。以此之故,吴三桂虽然后来叛清败亡,他当初降清却仍被视为忠于明朝受到肯定。《小腆纪年附考》清世祖顺治元年三月乙卯"明吴三桂袭杀闯贼兵"条下,作者徐鼒论曰:

> 曰"袭杀闯贼兵"何?不予三桂以讨贼之名也。其始也,国破君亡,托于父命,则稽首降贼。既以床笫之私,效倚庭之哭。彼其昏淫顽逆之心,曷尝有一君父仇雠之说哉!而论者仅诛其晚节,犹盛称其复仇,抑远于诛意之旨矣。[2]卷4,139

"诛其晚节",即谴责吴三桂晚年叛清;"盛称其复仇",即褒赞吴三桂早年降清"复仇"。这是有清一代官方的舆论,是依据清统治需要制造出来的舆论。清政权之所以在吴三桂叛亡以后仍要肯定他"为明朝复仇",是因为清入关征服全中国的残酷战争打的就是这个旗号。为吴三桂辩,即是为清辩。徐鼒在二百余年后的晚清,犹不禁致慨于舆论之谬误,是非之颠倒,则身逢神州之惨劫巨变的吴梅村,在"恸哭六军俱缟素"以后,接着写下"冲冠一怒为红颜",不谓之难能而可贵不可也。盖刺吴即是刺清也。

"红颜流落非吾恋,逆贼天亡自荒宴。电扫黄巾定黑山,哭罢君亲再相见。"此四句借用吴的口气作辩解,谓吴引清兵入关,非恋陈也,君不见他是在"哭罢君亲"以后才与陈"相见"吗?这是放开一步说。

"相见初经田窦家"至"争得蛾眉匹马还",补叙吴陈情缘及国事之交织错综曲折变化情状。"恨杀军书抵死催",明写吴恋陈不忍别离,暗刺吴不以御边为重。重红颜而轻守边,冲冠一怒,有由来矣。"若非壮士全师胜,争得蛾眉匹马还":"为红颜"而引清兵入关,"全师胜"而"蛾眉匹马还",其间因果关系,进一层坐实"冲冠"句意。此二句在补叙吴陈往事后,接上"哭罢君亲再相见",并加以否定。这是在放开一步以后,进一步论定吴的罪恶。

"蛾眉马上传呼进,云鬓不整惊魂定。蜡炬迎来在战场,啼妆满面残红印":写吴陈"再相见"时情景。陈极悲凄,吴甚急切。"迎来在战场""马上传呼进",当此之时,岂有"君亲"在吴心头?则"冲冠一怒",确"为红颜"也。

"专征萧鼓向秦川,金牛道上车千乘。斜谷云深起画楼,散关月落开妆镜":写吴三桂进军关中、汉中及驻守汉中时事(1645—1651)。"专征"路上,却用萧鼓细乐;斜谷云深处,竟起画楼;散关月落时,犹开妆镜。这是写吴在"红颜"回归以后的

欢娱，仍是扣着“冲冠”句着笔。其时明亡君死，家破父死，而吴荒纵如此！其哭君亲，不谓之做戏不可也。

“传来消息满江乡”以下八句，写陈昔日女伴对陈的艳羡。“浣纱”句，以西施比陈。“旧巢共是衔泥燕，飞上枝头变凤凰”：谓陈本与女伴皆是一样的微贱身份，如今却因吴三桂为平西王而骤贵。王维《西施咏》：“朝为越溪女，暮作吴宫妃。贱日岂殊众，贵来方悟稀。”盖谓“殊众”之“稀”乃贵位所致。此处并讽世情及陈。

“当时只受声名累，贵戚名豪竞延致。一斛明珠万斛愁，关山漂泊腰肢细。”这是从同情陈的角度议论，谓陈以色艺声名自累，愁情苦多，漂泊关山，遭遇可伤。此处亦如前面“红颜流落非吾恋”为吴辩一样，是放开一步说。然而，紧接着的“错怨狂风飐落花，无边春色来天地”两句，断然否定了此四句。因为正是这“狂风飐落花”，才使一只“衔泥燕”“飞上枝头变凤凰”，才有吴陈人生中的“无边春色来天地”。吴陈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正好相反，吴之为民族罪人，吴陈孽缘之可诅咒，还有疑义吗？

“尝闻倾国与倾城，翻使周郎受重名。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此为诗人议论。前四句以周瑜事为比，再次试为吴辩，若谓其情有可原处（无奈多情）。可是，周为小乔，拒曹操于长江以北，江东及小乔皆得保全；吴为陈，却引清兵入关，毁国毁家。这是用不可类比之比，揭吴之罪恶。正是吴的倒行逆施，才造成“全家白骨成灰土”。《小腆纪年附考》清世祖顺治元年四月“闯贼杀吴三桂之父襄及其家属”条下，作者徐鼒考曰：

> 自成杀吴襄事，诸说不一。谓自成初出兵时杀者，《北略》云：初九日，自成得吴三桂绝父书，即尽戮吴襄家口三十余人，下令亲征。谓自成兵败即杀者，《传信录》云：闯杀襄，悬首于纛，自乘千里马，逃归京师，杀三桂母及眷属。谓自成兵败还京师后始杀者，《清兵始末》后附记野史云：自成得三桂绝父书，复使唐通往，三桂佯喜曰：“家君见在羁囚，恐旦夕不保，桂方悔恨。但东国（清）之兵已入内地，唯一战败之，庶可卷甲趋朝耳。”通大喜，出关合战，大败，退走吴营，忽炮发，吴兵杀出，内外受敌，通遁走。……自成闻之，遂杀吴襄全家。《四王合传》云：自成驰入京师，挟吴襄上城，以招三桂。三桂射杀左右挟者。自成遂斩襄，悬其首于城，并家口三十余人尽杀之。《烈皇小识》亦云自成奔还京师，……三桂同清兵压城而军：自成遂杀襄并其家口。按：自成东出时，犹遣唐通议和，则无出兵时即杀襄之理。兵败即杀襄，亦无遣王则尧等奉太子议和之理。则杀襄断在走永平后也。《明史》谓三桂先驱至永平，自成杀吴襄，奔还京师。《纲目三篇》，《永明王纪略补》并同，今从之。[2]卷5，149—150

按：明清之际史事，记载颇多舛错漏略，吴陈事始末讹略尤多。关于吴襄之死，徐鼒的处理较为审慎。自成东征，随带明太子及吴襄，其意乃在以“君亲”大义感召三桂，故自成断不会轻易杀襄。自成应是在完全绝望于吴三桂以后，才不得不愤而杀襄。故杀襄者虽为自成，而迫令自成杀襄者实为三桂。《小腆纪年附考》清世祖顺治元年四月己巳，载吴三桂绝父书，书中责备吴襄“隐忍偷生，甘心非义”，声称：“父既不能为忠臣，儿亦安能为孝子乎！儿与父诀，请自今日。父不早图，贼虽置父鼎俎之旁以诱三桂，不顾也！”说得很明白，他是决心弃父于死地了。故吴当日虽以“君亲”名义相标榜，其实不忠不孝，灭绝人性。故“全家白骨成灰土”，罪在三桂。诗人于此再揭“哭君亲”之伪，并以“一代红妆照汗青”呼应“冲冠一怒为红颜”。“为红颜”而叛降，而杀父，则“汗青”上留下的，不能不是千古的骂名！

“君不见馆娃初起鸳鸯宿，越女如花看不足。香径尘生鸟自啼，屧廊人去苔空绿。”前面“梦向夫差苑里游，宫娥拥入君王起”，以及“前身合是采莲人”，以西施比陈，以吴王夫差比三桂。这里再次以西施、夫差作比。当年的馆娃宫中，曾经是“鸳鸯宿”“看不足”，结果是“鸟自啼”“苔空绿”。往事之昭鉴若此，则吴陈今日之“珠歌翠舞”又岂能长久！“换羽移宫万里愁，珠歌翠舞古梁州。为君别唱吴宫曲，汉水东南日夜流。”“换羽移宫”：既以乐曲音调变化明写“珠歌翠舞”，又以此暗喻改朝换代。当此世局沧桑，万里愁苦之时，吴陈却歌舞作乐。此处再次以国家民族灾难与吴陈个人欢娱相对照，而谴责之意尽在不言中矣。李白《江上吟》：“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既然“汉水

东南日夜流",则吴陈富贵必不能长久。《圆圆曲》作于吴三桂势焰熏灼之日,距吴三桂康熙十二年(1673)起兵反清尚有二十余年。实际上,当吴梅村于康熙十年死时,吴三桂仍甚煊赫。但诗人具备的史识,却正确预言了吴三桂不会有好的下场。

三

犹欲论者,一是从《圆圆曲》看李自成之失,一是诗人如何对待陈圆圆。

论此诗者,皆批评作者反对农民起义。具体到诗中所写,有这么四句:"逆贼天亡自荒宴","一朝蚁贼满长安","遍索绿珠围内第,强呼绛树出雕栏"。前二句为一般性责骂,后二句为"荒宴"之一例,亦直接导致吴三桂降清之举。作者以敌对的态度斥责义军是错误的,但诗中所描写的义军在北京的行事却必须正视。李自成进占北京以后,面临着三个紧迫任务:一、将胜利扩展到全国。二、建立并巩固新政权,改革明朝弊政,颁行一系列切合时势人心的政策以号召天下。三、阻止清兵入关。其中,抗御清兵尤为燃眉之急。为此,理应派大将防边,并积极争取吴三桂。可是,李自成领导集团中大多数人对于新的形势和任务缺乏清醒的认识。以刘宗敏为代表的一批武将,居功骄横,流寇思想严重,热衷于追赃助饷。刘宗敏本人强占陈圆圆,直接破坏了争取吴三桂的工作。以牛金星为代表的一批文官,忙着瓜分官职,收受贿赂,结党营私,和明朝腐败官僚没有两样。由于李自成政治目光短浅,比较倾向也比较迁就刘宗敏等人的流寇思想,下不了在北京建都的决心,既没有实行新政,也没有做积极抗清的努力。他虽然招抚吴三桂,却不能制止刘宗敏强夺陈圆圆。他又没有派大将率重兵代吴三桂守关。东征失败以后,李自成本应组织北京保卫战。然而,由于领导集团腐化,士气低落,而流寇思想又使得上上下下都宁愿弃京出走。李自成4月26日败回北京以后,不做保卫北京的准备,却忙着将金银财富用骡车运往西安。4月29日,他匆匆即皇帝位。30日黎明,撤出北京西走。李自成在北京的活动,没有显示出一个新政权应有的新气象。他有能力推翻旧政权,却没有能力建立新国家。在当时的形势下,李自成的失败不仅是阶级的失败,而且主要是民族的失败。崇祯帝死后,历史已将抗清重任放在李自成肩上。《明史》卷309《流贼传序》谓:"神宗怠荒弃政,熹宗昵近阉人,元气尽澌,国脉垂绝。向使熹宗御宇复延数载,则天下之亡不再传矣。庄烈之继统也,臣僚之党局已成,草野之物力已耗,国家之法令已坏,边疆之抢攘已甚。……是故明之亡,亡于流贼;而其致亡之本,不在于流贼也。"可见,明有可亡之道,李自成有代兴之运。据该传载:自成军进京,明朝文武官员殉明者仅四十余人,绝大多数皆降顺。"畿内府县悉附"。自成遣官往山东、河南,"所至无违者"。足见形势发展对李自成有利。又据《小腆纪年附考》卷第四清世祖顺治元年三月甲寅"明降贼诸臣劝进"条下所载劝进表文,称颂李自成"四海归心,比尧舜而多武功,迈汤武而无惭德"。当时的情况,符合中国古代社会以有德代无德的传统政治原则。即使清兵入关以后,形势虽然严峻,但以抗清号召天下,有利于争取人心。这应是一个多难兴邦的机会。故在当日,李自成如能刷新政治以安内,抗御清兵以攘外,则必能启历史之兴运,成一世之伟业。李自成不能拒清于山海关外,已是错误。不战而撤出北京,是更大的错误。放弃北京,即是放弃领导抗清的历史责任,天下人心岂不失望?中原大局顿形瓦解。清由是取得民族征服战争的决定性胜利。李自成政治事业则迅速走向末路,一蹶不能振起。故明清之际民族痛史,李自成不能辞其咎。《圆圆曲》中所写李自成军在北京的行事,是事实,不是诬枉。盖明清易代,李自成的是非成败是重要原因,亦负重要责任。因为代替明朝的,本应是李自成的大顺朝,而非清朝。李自成未能成功,是由于他犯了一系列错误。《圆圆曲》只是从一个侧面略有反映而已。何况诗中所写明朝上层之"荒宴",写吴三桂之"荒宴",多于写李自成军之"荒宴"。盖作者非仅为一政权写哀也,乃为全民族抒恨也。作者的立场,是民族的立场,而不只是明朝遗民的立场。

至于作者如何对待陈圆圆,向来研究此诗者似不大留意。对于陈,人们容易不加考虑地给予同情。由前面的诠释,不难见出诗人讽陈之意。陈的命运,与明清易代相关,是偶然的,在她本人也是被动的。当年乱世,她是狂风所飘飏的一朵

落花。但偶然中有必然。“豪家强载归”,明政腐败所必有之事也。“相见初经田窦家,侯门歌舞出如花……白皙通侯最少年,拣取花枝屡回顾”,当日文武荒嬉所必有之事也。“一怒为红颜”,明末不顾国家大局之跋扈将领所必有之事也。故偶然者,恰是陈所遭遇也,恰与天下兴亡直接相关也。必然者,类似事当日甚多也。正是这许多腐朽之人与事,使明不得不亡,而赤县神州不免于沉沦之痛也。又,陈一生遭遇似不自主,然不自主中正见出陈品格之凡下。她能屈从持恃之豪家,能屈从强横之刘宗敏,能随顺降清之吴三桂,真可谓无往而不苟全也。《圆圆曲》中“遍索绿珠围内第”句,用绿珠事,比陈遭强夺。然绿珠玉碎,陈则瓦全。故此处用典,既以二人遭遇强暴之同为比,又以二人自处之异为对照,从而暗寓讽陈之意。钮玉樵《觚賸》谓:“圆圆皈依上将,匹合大藩,回忆当年牵萝幽谷(为贫女时),挟瑟勾阑(为歌伎时),岂复思有兹日?”又,陆次云《圆圆传》谓:“(吴三桂)旋受王封,建苏台,营郿坞于滇南,而时命圆圆歌。圆圆每歌《大风》之章以媚之。……吴益爱之。”按:二书记圆圆生平事皆有讹误,且皆作于《圆圆曲》后,然以圆圆甘于从吴且媚吴,应是事实。故《圆圆曲》中写吴陈当神州陆沉之日歌舞欢娱以寓刺吴讽陈之意,值得注意。

故《圆圆曲》者,梅村借圆圆遭际,抒兴亡悲恨,表层刺吴讽陈,深层刺清,于当日民族之悲惨剧作沉痛之反思,于此反思中深惜崇祯帝自杀之失计,并责及李自成军之“荒宴”。此诗人创作之深衷隐曲也。

参 考 文 献:

[1] 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 徐鼒.小腆纪年附考[M].北京:中华书局,1957.
[3] 王夫之.读通鉴论[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 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6.

Ming-Qing Dynasty and YuanYuan Qu

WANG Yan-pi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China*)

Abstract: YuanYuanQu, a poem of Wu Meicun, was made by during the period of Ming-Qing Dynasty. The poem was regarded as as a character sketch of Wu Sangui with a sarcastic tone. This viewpoint is right, not penetrating though. Based on related historic events, the poet's regret for unfailfilled ambition was clear. With the narration of YuanYuan's story, the poet expressed his grief for the collapse of Ming Dynasty. The poem seems to aim at giving a sarcastic narration of the story of Wu sangui and YuanYuan , but the sarcastic tone is for Qing Dynasty actually. The poet also expressed his deep regret for Emperor Chongzhen's suicide and giving up the country..He blamed " Huang Yan" in Li Zicheng's army as well. The poet stood in the position of the whole nation, ont just as a common person who lost his own country.

Key words: Ming-Qing Dynasty; YuanYuan Qu; Wu Sangui; Emperor Chongzhen; Li Zicheng

(责任编辑　郑　园)